

# 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国学论谭

近来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热播,粗略看了两眼,已被“天君”“天族太子”“天地共主”“父神”等若干神仙封号搞得晕头转向。且不说原著涉嫌抄袭,剧中的“架空神话”世界毫无逻辑,本不值得引经据典地与之较真,但看到女主角引以为荣的出身“青丘之国”,却又禁不住较起真来。

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里面的女主角白浅为九尾白狐化形成人,作品中称其为“青丘之国白止帝君的么女白浅上神”,又有“青丘帝姬”,“青丘东荒女君”等封号。在该作里,“青丘帝姬”与权势最高的“天族太子”婚配被认为门当户对,可见“青丘”地位亦非常重要。女主角言及青丘,又常以“狐狸洞”代指,然而,青丘之国并非只是狐狸洞。许多人都知道“青丘”一词出自《山海经》,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记载,“青丘之山,其阳多玉,其阴多青雘。有兽焉,其状如狐而九尾,其音如婴儿,能食人,食者不蛊。”《山海经·海外东经》又有,“青丘国在其北,其狐四足九尾。”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则云“有青丘之国,有狐九尾。”三条记载都与九尾狐有关,但这并不代表青丘只有九尾狐,九尾狐充其量只是青丘的特产。

《山海经》全书18篇,按照方位顺序记载了约40个邦国、550座山、300条水道等等,尽管其记载中包含女娲补天、精卫填海等神话故事,但《山海经》并不是一本神话小说,而相当于一部古代的地理教科书,并且是当时人眼中的世界地理。所以,《山海经》常见的记述体例是哪里到哪里是什么地方,长什么树,有什么动物、特产等等。除了有九尾狐外,青丘之山还盛产玉和青雘,青雘是一种青色矿物颜料,青丘的名称来历多半与此有关。此外,《山海经》中还提到青丘之山上“有鸟焉,其状如鸠,其音若呵,名曰灌灌,佩之不惑”;山下的泽中“多赤鱗,其状如鱼而人面,其音如鸳鸯,食之不饥。”这种像鸠的鸟和人面鱼的描写方式和九尾狐类似,它们都只是青丘山的野兽。关于青丘之国,郭璞的《山海经注》中还提到,“其人食五谷,衣丝帛。”可见,青丘国也是有国民的,这又涉及《山海经》的性质问题,既然是被当做实际的地理来记载,怎可能举国皆狐?

除了《山海经》,“青丘”一词也见于其他典籍中。和《周易》性质相类的《归藏》中有“蚩尤出自羊水,八肱、八趾、疏首,登九淖以伐空桑,黄帝杀之于青丘”的记载,与黄帝神话相关。此外还有青邱泽,与后羿神话相关。《淮南子·本经训》说“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,杀九婴于凶水之上,缴大风于青邱之泽,上射十日,而下杀猰貐,断修蛇于洞庭,擒封豨于桑林。”神话学家袁珂认为,青邱泽与《山海经》中的青丘国、青丘山为同一地方。不过,在这两则记载中并没有提到九尾狐。

青丘还有一个名字叫做“长洲”。汉代东方朔《海内十洲记》中说,“长洲一名青邱,在东海辰巳之地。地方各五千里,去岸二十五万里。上饶山川及多大树,树乃有二千围者。一洲之上,专是林木,故一名青丘。又有仙草灵药,甘液玉英,靡所不有。又有风山,山恒震声。有紫府宫,天真仙女游于此地。”《海

## 青丘之国在何处

◆ 钟菡

内十洲记》开头介绍,汉武帝听王母说八方巨海之中,有祖洲、瀛洲等十洲,乃人迹所稀绝处,就把博学多闻的东方朔叫来,请他讲讲十洲的实际情况,位置、特产等。《海内十洲记》很明显是仿照《山海经》所写,不过,这里的青邱并没有九尾狐等特产,其中却有许多仙草灵药,还有仙女飞来飞去,更加令人向往。

青丘的地名现实中也存在,《元和郡县志》载,“齐景公有马千驷,田于青丘”,故将青丘改为千乘。根据学者考证,青丘在今山东高青县境内。今江苏境内也有一个青丘,明代诗人高启自号“青丘子”,曾作《青丘子歌》,序云:“江上有青丘,予徙家其南,因自号青丘子。”吴淞青丘也许和侨郡有关,东晋永嘉南渡之后,为安置流民而在长江中下游大量设置侨州、侨郡,地名与北方旧州郡名相同。比如《南史·齐本纪上》记载南朝齐高帝萧道成“其先本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,晋元康元年,惠帝分东海郡为兰陵,故复为兰陵郡人。中朝丧乱,皇高祖胤阴令整,字公齐,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,寓居江左者,皆侨置本土,加以‘南’名,更为南兰陵人也。”

因为叫“青丘”的地方很多,古诗中谈及青丘,也往往多义,但除了郭璞专门为《山海经》写的《九尾狐赞》外,几乎没有人把青丘和九尾狐联系起来。比如江淹《从萧骠骑新亭》“折日承丹谷,总驾临青丘”;沈约《奉华阳王外兵诗》“眇识青丘树,回见扶桑日。”丹谷、扶桑在《山海经》中均为日出之地,从对仗上看,两首诗里的“青丘”肯定与《山海经》有关(且“丹”与“青”对极工),但看江淹的诗意更像是用“田于青丘”的典故,沈约诗中的“青丘

树”显然化自《海内十洲记》的“上饶山川及多大树”,都没有去贴合《山海经》中青丘的描述。不过,有关青丘的记载本就缥缈,合在一起化用,也未为不可,我们能感受到它是一个非常遥远、神秘,带些传说色彩的地方。

除了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,近来还有不少影视、网络文学作品喜欢用“青丘”来说故事,而出现“青丘”又往往与狐狸国画起等号来。最典型的如去年热播过一阵的《青丘狐传说》,其实只要看了第一集就知道,这部作品里的狐国与《山海经》中的青丘毫无关联,内容主要来自《聊斋志异》的改编。很有趣的是,《青丘狐传说》显然是把“青丘”当作狐狸一族的郡望,比如韩愈自称“昌黎韩愈”,名字前加了郡望,更显得高贵不凡。

但如果真的论起郡望来,九尾狐的郡望未必是青丘,恐怕涂山更为贴切。《聊斋志异·青凤》里面,耿去病在族人的老宅里遇到狐狸一家,老狐和耿去病攀谈起故交来,问“听说您的祖父编撰过一本《涂山外传》”,接着自报家门“我涂山氏之苗裔也。唐以后,谱系犹能忆之;五代而上无传焉”,所以,他想借此机会请耿去病为他讲一下这本《涂山外传》。于是,耿去病跟他讲了涂山氏辅佐大禹之功,“粉饰多词,妙绘泉涌。”于是老狐大喜,对儿子说道:“今幸得闻所未闻。公子亦非他人,可请阿母及青凤来,共听之,亦令知我祖德也。”

写诗文夸耀祖德,是古代文人很喜欢做的事情,谢灵运曾专门写《述祖德诗》,陆机则有《述祖德赋》,这本《涂山外传》在狐狸一家的眼里,也无异于一篇述祖德的鸿文。

涂山氏本是禹的妻子,东汉赵晔的《吴越春秋·越王无余外传》中记载,“禹三十未娶,行到涂山,恐时之暮,失其度制,乃辞云:‘吾娶也,必有应矣。’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。禹曰:‘白者,吾之服也。其九尾者,王之证也。’……因娶涂山,谓之女娇。”在这里,九尾白狐作为一件祥瑞出现,让禹相信,这是上天暗示他应该娶涂山氏,或者说九尾狐充当了媒人的角色。但后来九尾狐常常和涂山氏混作一人,变成禹娶了九尾狐。不管真相如何,以涂山做狐狸的郡望,总比缥缈难定的青丘要荣耀得多,至少从古至今的志怪小说里那么多化人的狐狸,没见过谁说过“我青丘之苗裔也”。

除了青丘之外,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还有不少名称来自《山海经》,但倘若以此证明这部作品有传统文化的底蕴,则恕我不能苟同。如今IP大热,玄幻小说、游戏、影视里面,恐怕有一大半与《山海经》脱不开关系,但许多只是随意借用一两个名词,叶公好龙,浅尝辄止,有些甚至是看到别人引用,自己再做二传手、三传手,以讹传讹,导致离原典越来越远。近日两办印发的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明确“实施网络文艺创作传播计划,推动网络文学、网络音乐、网络剧、微电影等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,可谓及时。如今,是该给浩如烟海的网络文学作品和改编影视定条文化的红线了,否则,处处是神话、历史的“假古董”,推广传承真正的传统文化将越来越难。

《诗经·卫风·木瓜》是大家都熟悉的一首诗:“投我以木瓜/木桃/木李,报之以琼琚/琼瑶/琼玖。匪报也,永以为好也!”你送我一个木瓜(或木桃、木李),我回你一块琼琚(或琼瑶、琼玖);不是为了报答你,而是希望永远友好。——所谓“礼尚往来”是也。

诗的内容很简单,似乎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地方。可每次读它,心里总有个疑问:送就送了,为什么要“投”呢?

翻翻《诗经》的注释,从汉代的毛传郑笺,到清儒对传笺的疏释,也真是奇怪,学者们把“木瓜”、“木桃”、“木李”都考了个遍,可就是没人考一考“投”。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有一句类似的“投我以桃,报之以李”,郑笺道“投犹掷也”,之后便也没了下文。看来“投”是公认不需要解释的字。大概孔夫子说过,读诗可以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,所以大家都努力去研究桃李瓜果了。可“投我以木瓜”的字面意思明明是向我投掷了一个木瓜,怎么就变成赠送了呢?“赠”、“贻”难道不是更常用的字吗?比如“知子来之之,杂佩以赠之”(《郑风·女曰鸡鸣》,“静女其变,贻我彤管”(《邶风·静女》)。

看来,从《诗经》本身是找不到答案了,只得暂时放下疑问,继续阅读。

时光悠悠,转眼到了南朝,久而无闻的“投果”忽然又露面了,还是在一则颇为有趣的故事中。南朝宋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·容止篇》记录了一则有关潘岳的轶事:

潘岳妙有姿容,好神情。少时挟弹出洛阳道,妇人遇者,莫不连手共萦之。

潘岳字安仁,就是后来俗称的“潘安”。潘帅哥每次坐车出门,总被一群女粉丝围得水泄不通。这还没完,给《世说新语》做注的刘孝标又补充了这样一条信息:“安仁至美,每行,老嫗以果掷之满车。”——老年女粉丝还争相往他的车里投掷水果以示爱慕!果然颜值高不分老少都会喜欢。

因为有了帅哥的参与,“投果”或“掷果”成了文学中的美丽典故。“掷果潘郎”、“掷果盈车”,说的都是女子对上人的爱慕,爱他,那就把礼物扔给他。这爱慕是那么热烈和奔放,丝毫没有淑女应有的娇羞和扭捏。“投果”从此代表了与严肃庄重、符合道德标准的“结两姓之好”所完全不同的爱情。

潘安的粉丝喜欢他,还是往车里扔水果。等到了唐代,水果就直奔心上人的身体而去了。唐传奇《游仙窟》中,作者张鷟极尽铺陈,描绘出一夜华丽的艳遇。作品使用第一人称手法,男主角自称“下官”,与热情奔放的妙龄女子十娘、五嫂在果园中游玩:

树上忽有一李子落下官怀中,下官咏曰:“问李树:如何意不同,应来主手里,翻入客怀中?”五嫂即报诗曰:“李树子,元来不是偏,巧如娘子意,都果到渠边。”

李子落入男主人公怀中,本属偶然,五嫂却巧用此果撮合二人,说十娘内心很希望向他身上投李子以示好

感,李子了解十娘的心理,于是主动落在了男主怀中。自己不能触摸心上人,便希望果子能代替,大有陶渊明《闲情赋》“愿在衣而为领”的意味。

可一旦有了明显的身体接触的欲望,接下来的事情就不会那么正经了。《红楼梦》秦可卿的房间里,就放着一颗“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”。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在后世小说中就像今天的八卦般沸沸扬扬,收藏着这颗木瓜的秦可卿也死得十分暧昧。

其实不用等到《红楼梦》,在明代小说中,“投果”已经有了更清楚的含义,那就是男女互相示好,想

## 投果考

◆ 小山

进一步接触的意思,而且一般都是直奔艳情而去的。

明代西湖渔隐主人《欢喜冤家》的《伴花楼一时痴笑耍》中,白小姐的侍女花仙冒充小姐,假意挑逗隔壁的柏青,“袖中带着得黄柑一枚,掷到柏青身边”。柏青果然上钩,“将几个青果,包做一包,丢人楼窗”。水果一来一去,暗号就对上了。于是柏青多次半夜从梯子爬到白小姐家楼上窗户外,想与小姐偷情。只是花仙并非真心约会柏青,这个“笑耍”要得有点过头,柏青为此丢了性命,花仙也进了监狱。

仍旧是明代,在凌濛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的《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》中,吴宣教与“赵县君”靠着几个永嘉黄柑眉来眼去上了。不过这个吴宣教同样倒霉,好不容易进了“赵县君”的卧室,以为得手,却被正好回家的“赵大夫”抓了个现行,为求脱身只得赔家当——原来二人是专靠美人计敲詐风流子弟的骗子。

不仅中国人,连身处东亚汉文学圈的外国人也深知“投果”的意义。17世纪末的朝鲜汉文小说《九云梦》中,《咏花鞋透露怀春心 幻仙庄成就小星缘》回里,就有“郎君偶见小妾,掷仙果而戏之”之语。说这话的女子叫贾春云,她当时正假扮仙女挑逗男主人公杨少游,骗他说两人前世都是天上神仙,因为对方曾“掷仙果”调侃自己,致使同被贬入凡间,现在理应重续前缘。

《九云梦》的作者金万重将凡间男女互相“投果”的典故贴切地运用到了仙人身上,亦可谓别出心裁。可惜某英译者就没那么了解中国文学中悠久的“投果”传统,把“仙果”译成了桃子,还加了条注释说,“掷仙桃”是受《西游记》的影响——《西游记》里王母娘娘正开蟠桃会,所以神仙们要去也只能丢桃子。可翻遍《西游记》,猪八戒从来就没向嫦娥投过蟠桃——不过说不定当时投一个,也就能赢得美人心了?

其实随着时代的推移,“投果”的意思已经日趋明显。还是朱熹通脱,在《诗集传》中将许多诗还原,怀疑《木瓜》就是“男女相赠答之词”。虽然朱夫子动辄“淫奔”、“淫诗”,可若把“淫奔”理解成今天的自由恋爱,“淫诗”也无非就是“爱情诗”而已。相信古人不是不懂儿女情长。既然朱熹都已把“投果”还原为男女赠答的方式,那我们索性还原得再彻底些:赠答的方式就是往对方身上投水果玩,盖戏嬉,调情是也。

这点小把戏,不仅东洋人,西洋人也会。卢梭《忏悔录》上卷第四章就自述,少年时曾上树为女孩采樱桃,正好把一束樱桃掷到了女孩身上。现在欧洲国家常有投桔子、投西红柿等的大赛,初衷不外乎卢梭的那点小心思罢了。前些日子国内某大学也举办了投西瓜瓢比赛,据说参赛者最爱往心仪者身上狂扔瓜瓢。主事者大概还以为自己是在“学洋腔”,殊不知这正是《木瓜》诗的转世还魂。



《诗经集传》